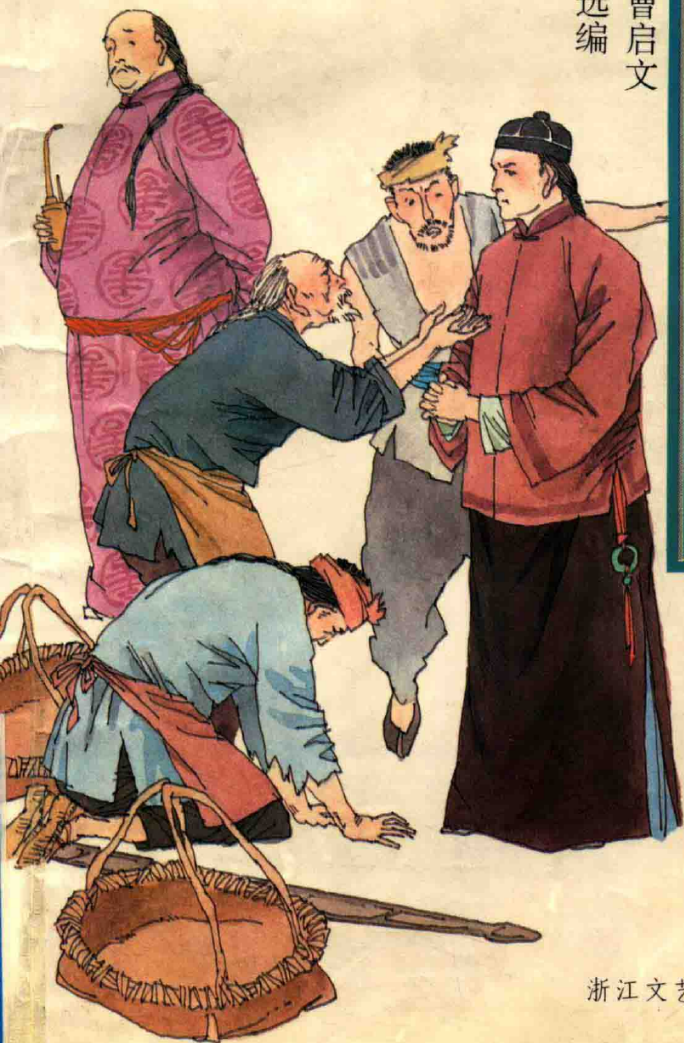




山海经丛书新编本
(第一辑)

陈惠芳 曹启文
陈德来 / 选编

古代奇案故事



浙江文艺出版社

· 山海经丛书新编本 · [第一辑]

古代奇案故事

陈惠芳 曹启文 陈德来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包玲君
装帧设计 邵秉坤
插图 庭栋 何业琦 林绍灵
封面画 张磊

·山海经丛书新编本·

[第一辑]

古代奇案故事

陈惠芳 曹启文 陈德来 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875 字数 82000 印数 0001—15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970—4/I·890

定价：5.00 元

目 录

血洗状元府	1
金殿夺魁	
整饬盐场	
私访入川	
奸佞改旨	
新科状元之死	15
状元横尸街头	
破案急煞知县	
百女哭夫奇观	
赖婚诬婿为盗	
灵堂死人复活	
真假死人之谜	
洞房夜之后	29
新郎惨死	
三遇糊涂官	
打开嚜口	
六百六十三号是谁	
上元节落网	
八命连环案	41
巧破案中案	50
吝啬鬼猝死	
憨轿夫蒙冤	
老秀才告状	
“死尸”挑灯笼	

暗察寿板店	
大白案中案	
笆斗冤	65
蔡母纵子	
笆斗杀妻	
县官毒计	
知府灭迹	
夜船遇僧	
三弟告状	
凶犯伏法	
石灰腌尸疑案	86
床下尸体	
送上门的媳妇	
瓷都寻凶犯	
两个活着的李正保	
难道死者不是李正保？	
真假马郎中	
引蛇出洞	
真正的李正保	
死者是谁？	
凶手是谁？	
真相大白	
皆大欢喜	

血洗状元府

金殿夺魁

清朝康熙年间，四川自贡东南富顺县境内，有个何家村。村中有户中等人家，户主名叫何兴发。他有九个儿子，均已长大成人。除老三习文，老五习武外，其余弟兄都已分立门户，务农为生，勤俭持家，安居乐业。

老三取名何忠清，自幼天资聪颖，读书发愤，胸怀大志，一心猎取功名。十八岁参加县城岁考，便中了第一名秀才；二十一岁参加省城“乡试”，又中了第一名举人。在科举时代，连科夺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乡里刮目相看，他自己也更加发愤登攀了。

这年，他刚满二十四岁，又逢大比之期，急忙整顿行装，马不停蹄，赶赴京城，参加“会试”。果然，三篇文章，“南宫”告捷，又中了第一名贡士——会元，可谓“连中三元”。啥叫“连中三元”？清朝时候的科举，在县或府里考的叫“院试”，考取了就是秀才，秀才中第一名叫案首。秀才参加省里“乡试”，考取了当举人，举人中第一名叫解元。举人就可上京“会试”，在礼部考贡士，贡士中第一名叫会元。贡士才可参加“殿试”，在金銮殿上由皇帝主考，考取后称为进士。这何忠清连获案首、解元、会

元，就是连中三元。紧接着就要去参加“殿试”，他又惊又喜。

这天凌晨，天空中寒风瑟瑟，细雨飘飘，京城内万籁俱寂，死气沉沉。何忠清起了个早，梳洗完毕，穿戴整齐，手提一盏半明半暗的纸糊灯笼，恍恍惚惚地走出门来，走不多远，发现前面隐隐约约也有萤火虫似的点点灯光。那些参加殿试的各省贡士，都陆续来到天安门前，有的互相道贺，有的彼此寒暄。

这时，鼓楼刚打五更，天边初明，忽见从东面走来一个宫廷太监，手执拂尘，昂首阔步，盛气凌人。他来到他们面前，催促贡士们速到太和殿等候皇上殿试。于是，大家尾随着他鱼贯而入，来到戒备森严的太和殿前，屏息静气，鹄立阶前。真可谓噤若寒蝉，呆如木鸡。

这时，忽听净鞭三响，一对对宫嫔、太监簇拥着康熙皇帝，来到了太和殿。他端坐龙位，环视殿中各省来的贡士。众贡士一个个气不敢大出，目不敢平视。此刻，何忠清忽然想起戏文里的情景：伴君如伴虎。如果皇帝忠奸不明，好官就难做呵！

然而现在康熙皇帝的心情却是十分舒畅。他作为清朝进关后的第二代皇帝，登基以来，自觉内除隐患，外御强敌，天下太平，皇权日坚，大势所归，人心所向。为了大清王朝的千秋功业，他决意量才取士，整饬纲纪。昨晚，他秉烛浏览礼部上呈的考卷时，第一卷就翻到：“今科会元何忠清，四川富顺县人。”光这名字，就引起了他的兴趣：“忠清”，大有效忠清朝之意。但四川出才子吗？于是细阅考卷，但见笔墨工整，文笔流畅，清词丽句之中，抒壮志凌云之气，字里行间，藏济世安邦之才，不觉心中喜悦，决定在殿试之时，要认真看看人品，试试口才。他环视一周后，立即命太监宣何忠清上殿。随着太监的传呼，何忠清先是一惊，随即弹冠整衣，趋步上殿，匍匐在地，敬待御试。康熙皇帝正眼瞧见何忠清身体健壮，五官端正，心头更是喜悦，

便拈须微笑问道：“朕闻四川乃天府之国，卿以为如何？”何忠清不知康熙如何考他，正在琢磨，忽听发问，便小心翼翼答道：“回禀万岁，一点不差。四川不仅地大物博，人口繁密，而且名胜古迹，不亚于苏杭。”康熙一听，也来了兴趣，连忙问道：“天府之国，都有哪些名胜古迹？”何忠清如数家珍，侃侃而谈：“启禀陛下，剑门关，山雄路险；夔门峡，百川争流；神女峰，古传佳话；乌龙寺，大佛壮观。更有锦城春色，秀丽宜人；杜甫草堂，名留千古；武侯祠，功盖‘三分’；望江楼，茂林修竹；百花潭，姹紫嫣红。乃司马相如诞生之地，诗圣杜甫流连之所……”

“嗯！”何忠清还要往下数说，只听康熙皇帝话锋一转：“你喜读唐诗吗？”何忠清脱口而出：“生员从小就喜读唐诗。”其实那时的读书人，有多少没有读过唐诗的！不过何忠清哪知这个满族皇帝颇有远见卓识，能吸收汉族灿烂文化，从小也爱读唐诗。何忠清这一回答，正与他情趣相投，康熙不觉喜形于色，随即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此句出于何处？”何忠清立即答道：“这是李白漫游嵩山，与友人岑勋、元丹丘相会时作的《将进酒》之首句。此诗气势磅礴，一泻千里……”他高声朗诵起来，抑扬顿挫，音节嘹亮，口齿清楚，换韵迅急，好似全身心都倾注在诗的意境之中。特别是诵吟到“天生我材必有用”时，更是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康熙大喜，手提朱笔批点，随即宣旨：“朕御笔钦点四川何忠清为今科状元，钦赐御酒三杯，骑马游街三日，恩准衣锦还乡，省亲三月，候朕调任。”

却说这状元乃天子门生，朝廷显贵，何忠清一登龙门，就身价百倍。当下自有主考官到礼部注册备案，并着人打扫公馆，派遣侍从，安排骑马游街，以及送往迎来之事，整整忙碌了一个多月。正是：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正当何忠清还在京城应酬忙碌之时，早有报子飞奔四川，

赶到何家院子报喜。这自然惊动了四川有关府州县的各级官员，便纷纷莅临何家，向今科状元的父母道喜祝贺，送礼问安。转眼间，把一条山村的田间草径踩成了通衢大道，把一座平常的农家小院，闹得一直安宁不下来。

不过，想得最周到的，还要算富顺县知县莫公明。未等朝廷下诏，他早已深思熟虑，作出安排，趁机筹了款，大兴土木，为今科状元赶修状元府。他还亲自督促，昼夜监工，要在状元公回家省亲之前完工。

整饬盐场

不久，何忠清就奉旨回乡省亲，一路耽搁，行程两月有余。这日中午，烈日当头，晴空万里，何忠清骑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回到了自贡老家何家院子。抬头一看，昔日的竹篱茅舍，荡然无存，一座新修的状元府，赫然在目。但见，飞檐翘角，画栋雕梁，朱漆大门之外，双斗围杆，八字粉墙，通道两旁，石牛石马，并列整齐。府内厅堂楼榭、花园荷池、名花异草，应有尽有。果真是“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了。

这天，何家团聚，整整摆了十二桌酒席。正在开怀畅饮之时，忽见钦差，手捧圣旨，随带一队清兵，大步走进府来，高呼：“状元何忠清接旨！”家人立即回避，何忠清连忙跪地听宣。只听得钦差操着京腔，高声诵读：“今科状元何忠清，上邀皇恩，下体民情，特诏补四川盐运使，莫负朕意，好自为之。钦此。”何忠清三呼谢恩毕，捧着圣旨，惊喜交集。

送走钦差后，何忠清回到书房，反复推敲，却揣测不出诏书之意。

原来，四川卸任的盐运使李有山，在任职期间，常到自流井，与大盐商王在保暗中勾结，徇私舞弊，亏空了运供京城皇

亲国戚的专用食盐，价值纹银十万两，被四川巡抚参奏了一本。一年前，李有山为这事被调遣回京待罪。只因他投靠了四皇子（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舅舅隆科多，结果不仅没有被查办，反而加官进爵，升任吏部侍郎。康熙明知此情，但由于隆科多夹在中间，未免投鼠忌器。这次钦命何忠清接替李有山任盐运使，乃是深思熟虑的调和之策：他相信何忠清初入仕途，一定会感激皇恩，千方百计在那边建立功业，从而将前任的过失遮掩下去，届时再调回京城，委以重任。这样，即可免伤隆科多的面子，又使四川巡抚和百姓不会再有异议。然而这种复杂的政事，初出茅庐的何忠清怎会知道呢！他心中只感念皇恩浩荡，决心竭力报效朝廷。

这几天，何忠清访问了父老乡亲，对李有山之事已有风闻，便素衣小帽，轻装简从，来到了“富荣盐场”的基地——自流井，走访大盐商王在保。这王在保是他的姨表兄，四十来岁，身材矮小，衣着华丽，一见何忠清来临，真是欢喜若狂，连忙请入内厅，百般奉承。为了摸摸表弟的来意，先开口说道：“欣闻贤弟高中今科状元，又荣任四川盐运使，可喜可贺。今后要多多仰仗。今日光临，万望赐教。”何忠清听了，不觉一惊：啊？他们果然消息灵通！但却不动声色地说道：“愚弟不才，担此重任，恐有负皇恩，特来请表兄帮忙。”王在保眨巴着眼睛说道：“只要能办到，决不推诿。”何忠清道：“我想实地观察一下盐场、井灶，请你同行。”王在保道：“这么一点小事，愚兄理当奉陪。”

在王在保的陪同下，经过二十多天的奔波，何忠清几乎走遍了上下盐场，大井小灶。亲眼看见这林立的天车，蓝色的火焰，沸腾的盐锅，真是大开眼界。尤其是在这炎热的夏天，挥汗如雨的盐工，使他深深感到这堆积如山、晶莹雪白的盐巴确实

来之不易啊。

这天，何忠清正要启程赴任，忽见几个老烧盐匠奔进门来，齐声喊道：“老爷！”何忠清一愣，连忙招呼道：“老人家，请不要这样称呼，有啥话，坐下慢慢说。”一个名叫许德祖的老汉，未等坐下就说：“这些天，我们见你东奔西走，左看右看，不晓得你看清楚了没有？”何忠清感到不解。许德祖继续说：“我们这些烧盐匠和劳苦弟兄们，昼夜为盐场老板烧盐巴，几十年来，换来的银子，少说也堆了几座山！他们住在高楼大厦，花天酒地，享不尽荣华富贵……”另一个抢着说：“我们还是穿襟襟，挂绺绺，有上顿，没下顿，每天熬出几石盐巴，却换不来半升米呀。唉！”又一个气愤地站起来说：“那些盐老板故意把盐巴囤积起来，扣压工钱不发，结果庄稼人用几斗粮食都换不到几升盐巴。一两盐巴一两气力嘛，没有气力咋个种庄稼？……”众人七嘴八舌，诉不尽胸中积愤。许德祖连忙说：“看样子，老爷要出门，我们就说这些，请老爷秉公而断吧。”说罢，他们齐声告辞而去。何忠清细细思索着刚才的一席话，开始醒悟到，前些天的奔忙，只看见了一点皮毛，今天才真正听到了盐匠们的肺腑之声。可见，自己要想做好这件利国利民的事，难啊！

为了弄清实情，何忠清又巡视了一些盐场、井灶和村镇，拜访了一些衙门。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连夜秉烛，向康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言词委婉，事理具备，变革有方。其大意是：盐业生产，民不可缺，又是国税皇粮之重要来源。但现在盐场主囤积盘剥，官商、盐商贪赃枉法十分猖獗，为此，可用“三股分一”之策，让官商、盐商和盐民各得一部分利，并允许盐粮互通有无，以利于民……康熙览完，喜不自禁，心想：“何忠清果然年轻有为，此奏若实施得体，谁不颂我明君有道，物阜民



丰。”于是提笔御批“准卿所奏——”本想再批“按奏遵行”，似觉不妥，乃批为“准卿所奏，见机而行”。

历时三个月，这御批方到何忠清手中。他当即喝令亲随，打点行装，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地重返自流井。然后约会各盐场场主、盐商、官商，以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聚集一堂。何忠清先摆出盐场的事实，再提出自己变革之策，最后宣读了康熙皇帝的御批。在座的官商、盐商听了个个暗自叫苦。因为这样一来，堵塞了敲诈门路，他们难施手脚贪污了。王在保心中暗暗骂道：“这小子不但读书读得精，民情也摸得透。竟然一日为官，六亲不认了！远非李有山可比，难怪康熙皇帝这样器重他。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到我们头上，好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当然，何忠清并不是不知道，这帮人是不会轻易败下阵去的。“笑骂由他笑骂，好事我自为之”，何况这正是为了实现他入仕报国的夙愿。因此，他立即发出告示，四面张贴。消息传开，商人盐匠，农夫小贩，无不欢欣雀跃，衷心拥护。俗话说“民心不可侮”，那些盐场的官商，眼见大势所趋，也只得按新的章程办。不久，因井盐的产销合理，市面很快就繁荣起来，盐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

私访入川

如此一来，恼了大盐商王在保。他巴结贿赂何忠清不成，便偷偷向拜把子弟兄——吏部侍郎李有山写了一封密信，无中生有，捏造罪名诬蔑何忠清。那吏部正是主管全国文职官吏的衙门，李有山一看信，如获至宝，便以吏部名义，写了一份密奏直呈康熙。康熙素来胆大心细，况且已有心腹据实告知：何忠清在四川政绩显著，公正廉明，深得人心。康熙早想召他回

京，补任礼部侍郎，兼侍读十四皇子。那十四皇子乃德妃所生，康熙一直在考虑传位给他。而十四皇子虽然武可安邦，文却不能治国。为此，他一直很看重何忠清，早就想使之成为辅佐十四皇子的股肱大臣。今见密奏，不禁龙颜愠怒，提笔批下“纯属诽谤，不准谎奏”八字。放下御笔，他又深思良久，忽然一计上心，哈哈大笑，急忙叫宫廷太监，连夜宣李有山进宫。

李有山以为密奏获准，急忙进宫。康熙赐他坐后，说：“朕久已有心微服出朝，密游四川，不知卿愿陪同否？”李有山一听又喜又惊。喜的是，难得康熙的殊宠，惊的是皇帝心思难测，此去四川，只怕于己不利。但是，他绝不敢拒绝，连忙回答道：“奴才当然情愿陪同皇上。”“那好，事不宜迟，明日一早，永定门等候。”康熙说罢起身，李有山连忙拜辞回府，收拾行装。

次日清晨，二人如约而至，一见面，不禁相视而笑。只见康熙头戴玉顶瓜皮帽，身着素缎长袍，外罩团花马褂，一副客商打扮，神情泰然自若。李有山则改装成一位管账先生模样，穿着入时得体，举止尔雅温文。昨日之君臣大礼，顿变作拱手寒暄，不过，心头理会，上下有别。就这样，康熙在前，李有山随后，二人人不知鬼不觉，信步离开了北京城，直奔四川而去。

天府之国，千里迢迢。这天，君臣二人乘舟顺江而下，来到沙溪口，漫步向前，走不多远，见两山之间，落成一条小溪，流水潺潺。溪岸之上，正新修了一座石头平面拱桥，桥的右端，放了一块石碑，碑上还未写字。桥中放有一张方桌，搁有文房四宝，上方坐定一人，年纪五旬开外，面黄神衰，一看就知是穷乡文士。此人口衔叶子烟杆，正在为着写什么桥名而闭目凝思，四周围了些庄稼汉，纷纷议论。见此情景，康熙皇帝不由情趣顿增，跃跃欲试。这时，李有山上前抱拳说道：“诸位乡亲请了，在下过路客商，适逢竣工大典，有心献字，未知可否？”众人回

头一看，见是两个外地客商，虽穿着简朴，然而仪表不凡，定非等闲之辈，不妨讨个吉利。于是异口同声地说：“好，好。”康熙也不客气，大步上前，舒拳卷袖，饱蘸浓墨，提笔一挥而就，写下了“永定桥”三个大字，大家拍手叫好。康熙微微一笑，撂笔抱拳，转身便走。忽听那位文士连声喊道：“客官请留步！”君臣二人只得站住。文士道：“远客至此，理当恭迎，薄酒粗肴，不成敬意。”这时，日已当午，肚子也饿了，康熙便道：“怎好打扰？”李有山道：“盛情难却啊。”

于是，两人跟随大家，来到一座乡间大院。院内已摆好酒席，主人邀请康熙坐了首位，李有山顺次而坐。酒过三巡，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开言道：“请问客官，意欲何往？”李有山接口道：“我们要去自流井办点货，不知还有多远？途中好走么？”老人答道：“不用担心，此去不过百里。沿途都有盐担子，成千上万，往返不绝。”听说盐担子，康熙迷惑不解地问道：“什么叫盐担子？”一个庄稼汉抢着解释说：“就是本地人濶坛子喊的盐巴娃儿。我就是，今天从屋头担一百斤米下自流井去卖，明天又挑一百斤盐巴回来，赚几个钱帮补家用。这都要多多感谢何状元做的好事呵！”康熙忙问：“谁是何状元？”那文士接口道：“就是今科状元何忠清。听说康熙皇帝非常器重他，钦命他补任四川盐运使。”康熙点头“嗯”了一声，又问道：“何忠清的府第在哪里呢？”那八旬老人答道：“就在何家村。自从他高中状元后，修了一座状元府，好不气派。”康熙又“嗯”了一声。李有山心里就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深怕康熙又问出什么，此时也觉酒足饭饱，便目视皇上说：“我们该动身了。”说罢，两人称谢告辞。

且说他俩一路上时走时停，不觉已是黄昏时候，一入市街，便见店铺相连，生意兴隆。李有山在康熙耳边低声说道：

“我们还是先住下来吧。”康熙点头，随即进了一家客店。

入夜，康熙因精疲力竭，上床后便鼾声大作。李有山恰恰相反，他听了村佬的闲聊，看到皇上的神情，真令人捉摸不定，联想到自己的“密奏”，心中深感不安，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正在这时，李有山忽然听到楼下隐约传来啼哭之声，不觉诧异，便悄声起床，轻步下楼。只见厨房灯火明亮，店家坐在房里唉声叹气，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正在掩面而哭。李有山上前借口道：“我想喝口热茶，可还方便？”店家便让过一杯茶，说：“正好，刚泡的，客官请坐，喝茶。”女人想回避，店家对她说：“他是过路客人，不妨事。”李有山喝了口茶，试探道：“店家生意兴隆，还有什么为难之事？”店家气愤地说道：“客官有所不知，我们夫妻俩年逾五旬，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女儿，从小聪明伶俐，曾读诗书，幼时与舅表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双方父母都很喜欢，下聘联姻。今他们已长大成人，双方择定吉日，就在三天前完婚。谁知送亲的花轿路过何家院子时，连人带轿被状元府的家丁一并抢进去了……”

李有山一惊：“啊！有这等事？”这时，坐在厨房门口的老厨师接口说道：“说句公道话，何忠清大人是个好人，这状元府，是由县太爷派人筹款修造的。他自己一直没有回过府，只有他那五弟何忠江居住。何忠江太不争气，自幼习武，喜欢耍刀弄棍，后来中了一个武举，就不求上进了。回乡来，硬要人们尊他为五老爷，真是仗势欺人。最令人痛恨的是，周围五十里内，凡有小户人家新婚花轿路过门前，他定要抢入府中，糟蹋三日，才肯放行。”李有山听到这里，如获至宝。他无心再听下去了，随便向店家略微安慰几句，便回到房里，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鬼主意。

且说次日一早，趁康熙正在梳洗的时候，李有山找到店

家，问道：“附近可有轿子？”店家答道：“离这里不远，有轿子出租。不过，那是办喜事用的。一乘是花轿，一乘是小轿。”李有山大喜，忙道：“正好，正好，请店家帮忙雇一下，越快越好，租银照付。”店家应声去了。李有山转身上楼，侍候皇上用过早餐，小心说道：“前面路途不熟，我们乘轿去自流井罢。轿已雇好了。”康熙无所谓地说：“也好。”君臣二人走下楼来一看，果见一乘花轿，虽比皇宫的龙轿粗陋，却也花哨。康熙哪知这是四川民间大姑娘出嫁坐的花轿呀，只听李有山催促他上轿，便熟练地跨入花轿内。李有山随后跨入小轿。两轿一前一后朝自流井抬去。

走不多远，花轿抬过何家院子。这时，状元府内果然拥出二十来个家丁，拦住轿，大声喊道：“五老爷有请！”不问青红皂白，强迫轿夫把轿抬进状元府。轿夫吃过多苦头，又好气又好笑，只得将内坐康熙的花轿抬上大厅。五老爷何忠江高坐厅堂，贪婪地望着花轿。只见轿子一停，轿帘一掀，一个气宇不凡的男人从轿中走出，大家都被弄得莫名其妙。李有山抢先从后面赶上前去，向何忠江双手抱拳道：“尊驾就是状元府的五老爷吧，我们是外地过路客商，不知要我们停轿在此有何用意？”何忠江“呵”了一声，便乘机下台说：“误会，误会，既是外地客商，请便，请便。”康熙如坠五里雾中，李有山即请他上轿，两人又上路了。

直到抵达自流井后，李有山才将状元府的“误会”，如此这般，加油添醋地告诉康熙，无非是说何忠清纵弟行凶，为官不正。康熙听了，想起昨天的亲身体会，大为扫兴，因此，也就无心久留。呆了两天，便叫李有山打点行装，速速回京。